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inheritance and communication mod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2 + N”—Take the Shenzhen Shiyan Kylin Dance as an example

Huiqi Wang Xiaotong Shen Xiaoru Li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China

Abstract

Shenzhen Shiyan Kylin Dance is a traditional hakka folk dance integrating dance, martial arts and acrobatics. It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artistic value, and is listed a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Shenzhen city. At present, Shiyan has three active kylin teams, but its development is facing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lack of innovation.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interview, questionnaire analysis, combing the history of kirin dance, record it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and inheritance dilemma, and put forward the “intangible + 2 + N” three-dimensional inheritance and transmission mode, including the text writing, digital can assign and “intangible + education” and “intangible + community”,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dance heritage.

Keywords

Shenzhen Shiyan Kylin danc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ance; three-dimensional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非遗 +2+N”的立体化传承与传播模式探究——以深圳石岩麒麟舞为例

王慧麒 沈晓彤 林小茹

华南师范大学, 中国·广东广州 510000

摘要

深圳石岩麒麟舞是集舞蹈、武术、杂技于一体的客家传统民间舞蹈,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被列为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石岩有三支活跃的麒麟队,但其发展面临城市化冲击与创新不足的困境。本文通过田野调查、访谈、问卷分析等方法,梳理麒麟舞的历史源流,记录其艺术特征,分析存续现状与传承困境,并提出“非遗+2+N”立体化传承与传播模式,包括非遗文本撰写、数字赋能及“非遗+教育”“非遗+社区”等措施,为非遗舞蹈的传承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深圳石岩麒麟舞; 非遗舞蹈; 立体化传承与传播

1 研究背景

深圳石岩麒麟舞作为本土非遗项目,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内涵,是历史发展的见证者,蕴含丰富的传统技艺与历史文化,需得到传播与传承。然而,石岩麒麟舞发展面临瓶颈,缺少创新动力,与深圳快速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密切相关。当前对其整体生存状况的研究较少,发展未受足够重视。因此,本文将挖掘与整理石岩麒麟舞,发挥其文化、艺

术及社会价值,通过“非遗+2+N”^①路线的尝试,让麒麟舞嵌入日常生活,成为深圳的文化符号,实现非遗文化传承与传播的立体化。

2 深圳石岩麒麟舞

2.1 深圳石岩麒麟舞^②的历史爬梳

深圳石岩麒麟舞属客家麒麟舞,起源于清末。鸦片战

① 本研究着重以深圳石岩麒麟舞传承与传播的文本整理、数字化记录视频为重点路线,辅之以“非遗+自媒体”、“非遗+社区”、“非遗+教育”技术路线。

② 深圳石岩有四支麒麟队:水田麒麟队、黎光麒麟队、黎光“世綵堂”麒麟队、园岭郑氏麒麟队,主要活跃着的麒麟舞队有前三者。本文将世綵堂红色麒麟队作为研究对象。

【作者简介】王慧麒(2002-),女,中国广东深圳人,本科,从事舞蹈学研究。

争后，国家外扰内患。深圳石岩地区的各村落因势单力薄，屡遭劫掠，各村为自保纷纷开设武馆，组织村民习武以保家卫村。各村组建的麒麟队就是该村武馆对外的一面招牌。麒麟的出现往往象征着太平盛世、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村民对麒麟文化有着极高的认同。

深圳地区作为岭南客家麒麟舞的兴盛地，石岩麒麟舞的分布广泛，涵盖了大船坑、坂田、黎围、黎光、水田、圆岭、塘坑、官田、石龙仔等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石岩舞麒麟的鼎盛时期，为搞活农村经济，各村纷纷组建麒麟队，以黎光村为著，村民白天农耕劳作，晚上进行麒麟舞训练。通过“传、帮、带”的传统方式，村民熟练掌握了麒麟舞的舞调、拳脚功夫、刀剑棍术、唢呐吹奏以及锣鼓镲等技艺，结合现代歌舞元素对麒麟舞进行改良。2011年初，黎光村传承老艺人重建黎光麒麟队。

2.2 深圳石岩麒麟舞的艺术特征

2.2.1 造型特色

石岩的“麒麟”，属“客家麒麟”。在客家麒麟中，传统麒麟的造型为龙头、鹿身、鱼鳞、牛蹄、马尾，突出龙头、狼额、独角，同时蕴含阴阳、五行等传统文化元素，麒麟身上的五色布代表五行：金、木、水、火、土，分别由黑、白、红、蓝、黄颜色组成，麒麟身长约5-6米。

石岩麒麟的麒麟首保留了传统麒麟形象的特点，分为头、（颈）、身，麒麟头比广狮的狮头要小一些。眼睛可以转动，口部可以翕合，其身用绸布镶着闪闪发光的鳞片。麒麟被颜色组成为青（黑）、红、蓝、黄，代表五湖四海，其中有独特的白色麒麟颈，并写有“风调雨顺”或“国泰民安”字样，称“白颈梗”；麒麟首顶携有铜镜，起到辟邪的作用，铜镜下方一般绘制八卦或堂号。

2.2.2 麒麟首的获取及开光仪式

深圳石岩的麒麟舞队的麒麟首一般为东莞清溪彩扎师傅黄飞航所制作，石岩当地没有麒麟首制作的工艺。

开光仪式：全新制作的麒麟需“开光见青”（麒麟见到青青的树叶，是吉祥的象征）“开光”后麒麟首才能舞动，未经过开光的麒麟不能够拜寺庙、祠堂等地。

新制的麒麟首的眼部、口部均用红布遮盖，挑选良辰吉日吉时后，在预先选择好的古树下摆放神位、贡品，将未开光的麒麟平放至神位前。按照队内辈分上香，最后由队中最长者麒麟“点睛”：从左眼到右眼、口、三角至尾。礼成，敲锣鼓并鸣放鞭炮，麒麟“拜四方”后，从古树处“游街”至基地。

2.3 麒麟舞套路

世綵堂麒麟舞现有的表演套路主要分为三套：添脚添尾、采青翻王、大锣花千。

表演顺序：开场——走大路：两条麒麟随鼓、锣、钹合奏，以转头、对视、跳跃等动作绕场一周，行至舞台中央。过程中麒麟跃起一米多高，似在空中飞腾，展现其自由漫步之态。

中间套——添脚添尾、采青翻王、大锣花千。

添脚添尾：添脚前需调转麒麟头与着鼓，锣，钹示意，随后蹲下，单膝跪地，另外一只脚伸在前，麒麟尾巴跪地，麒麟首顺着大腿至脚的运动路线动作，配合节奏进行添脚，左右脚各一次为一组，添脚部分共做三组。添脚结束后，以走大路的动作走场一圈回到中间，添尾时，麒麟尾巴跪地，麒麟首向麒麟尾方向添尾，麒麟首顺着麒麟身至麒麟尾的运动路线动作，左右各一次为一组，添尾部分共做三组。模仿麒麟悠然自得为自己梳理毛发的过程。

采青翻王：唢呐声响，引出麒麟玩耍完后去找青吃（唢呐已失传），由麒麟先向左，再向右，以交叉步左右分别移动三步，两次向左，一次向右，一次原地蹦跳为一组，共三组。好似在寻青。经过一番寻找嬉玩后，麒麟才能吃到青。采青结束，以麒麟玩耍过渡，主要以跳跃，尾巴拿着青与麒麟头玩耍动作为主。翻王：麒麟首与麒麟尾跟随碎点鼓声同时跪地，待鼓发出指令后，同时向左（或向右）翻身，左右两次为一组，各一次。表现出麒麟采得青后兴奋地满地打滚儿场景。

大锣花千：将麒麟首高举过头面向麒麟尾，单脚吸起，主力脚左右小幅度蹦跳；麒麟尾的表演者双手撑地双脚随着节奏左右跳动，向左向后各一次，左右为一组，共三组。表现麒麟经过一番的嬉玩之后兴高采烈的场景。

结尾：麒麟随鼓声回到中央，首随节奏晃动，听到重音出脚，以“添脚”形态鞠躬三次结束。

3 深圳石岩麒麟舞传承与传播困境

3.1 传承人缺失

石岩麒麟舞队如今面临传承人缺失的情况。世綵堂红色麒麟队面临队员年龄断层的情况：青年传承人缺失，目前是由50以上的老队员对低龄段（小学）队员进行训练。符合时代的支柱性人员缺失，石岩麒麟舞的传承与传播缺乏时代的活力。

3.2 经费不足

经费是石岩麒麟舞队的头号难题。从舞队运营、活动开展到宣传推广，处处需要资金支持。其经费主要依赖政府拨款，辅以传承人自费、村民募捐或少量商演收入，仅能维持基本开销，无力支持发展。专业宣传推广等工作因资金不足难以开展。因此资金问题已成为深圳石岩麒麟舞传承的一个重要阻碍，仅靠传承人热情难以维系团队运营。

3.3 未与数字时代接轨

基于当前数字化时代的“特殊性”，信息传播之快，辐射范围之广，是传统非遗文化加速传播的绝佳时机。若利用好时代给予的红利，能加速其传播的进程，进一步加大传承的力度。深圳石岩麒麟舞队却没能很好地与数字化时代接轨。各自做足了功夫，但是没有“被看到”。大多仍只是按照传统一套的传承方式，宣传范围小，导致过了本村的牌坊

则鲜有人知的尴尬困境。

3.4 低效的宣传推广

宣传推广是深圳石岩麒麟舞获得认知度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总体来看宣传推广的效果不佳。因其宣传推广的力度较小、途径单一、形式单一内容质量不高。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宣传内容难以从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宣传内容缺乏创新和深度,很难引发观者的关注和共鸣。

3.5 交流共享的平台缺失

深圳石岩各麒麟舞队都秉承着为麒麟舞发扬光大、赓续传承的共同愿景,也共同面临着大同小异的困难与挑战。但缺乏信息与资源共享平台,交流机会少且形式浅薄。仅靠团建、表演或比赛难以实现深入连接,亟需规范平台和有效组织,促进交流共享,形成合力攻克难题。

4 “非遗+2+N”的具体实施

4.1 非遗事项文本

本研究通过前期对深圳石岩麒麟舞现有的文献与资料进行收集与整合,结合田野调查核实与更新现有资料,并在课题中后期的“非遗+数字记录”、“非遗+自媒体”、“非遗+教育”、“非遗+社区”活动追踪立体化传承与传播模式实施中,及时对非遗事项文本进行动态整理。

4.2 数字赋能:非遗+数字记录、非遗+自媒体

通过数字化方式对深圳石岩麒麟舞进行记录,制作成《深圳石岩麒麟舞科普系列视频》并拍摄《传麒》微电影,搭建“一麒麟”新媒体传播矩阵(覆盖5大平台)。

研究以深圳市民为主要调查对象,在数字赋能实施前与后发送问卷,评估我国公众对深圳石岩麒麟舞态度的变化,以验证“数字赋能”的效果。前测问卷收集228份,有效201份;后测问卷收集149份,有效145份。样本主要来自广东省(近八成),其中四成居住在深圳,年龄集中在18-55岁,职业多样,以在校学生居多(近五成)。

纵向研究表明,公众通过新媒体获取信息的比例从基线期21%提升至干预期67%($\chi^2=18.34, p<0.001$),“一麒麟”账号成为第二大信息源(21%);在态度结构方面,配对t检验显示认知($t=3.21$)、情感($t=2.97$)、行为倾向($t=4.05$)三维度显著提升($p<0.05$),证实数字介入对文化认同的建构效应。样本覆盖广东省79.3%人群(深圳本地42.1%),18-55岁群体占91.7%,有效反映核心受众态度变迁。

4.3 非遗+教育、非遗+社区

目前,世綵堂红色麒麟队在深圳市宝安区上屋小学、阳台山小学开设“四点半”非遗课程,由传承人廖光雄主导教学;2023年于湖东小学创建首个客家舞麒麟传承基地及少年麒麟队。这是石岩街道大力推进非遗进校园的重要举措。

2019年,石岩街道麒麟协会成立。近年来,发展麒麟队员60余人,开展深港客家文化互访及东南亚侨乡展演12

场次,拓展了非遗文化认同空间。

5 总结

5.1 “非遗+2+N”的立体化传承与传播模式的有效性

研究证实,深圳石岩麒麟舞通过“非遗+2+N”的立体化传承与传播模式,得到了非遗事项文本的整理、数字化的记录、以自媒体平台为依托实现了新时代下的传播方式创新。该模式在实践层面实现三重有效:其一,完成非遗文本体系化整理与数字化建档;其二,借助新媒体矩阵构建分众传播体系;其三,通过“非遗进校园-社区展演-青少年传习营”形成传承闭环。“非遗+2+N”的立体化传承与传播模式的多维度协同机制使深圳石岩麒麟舞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同时验证着对非遗活态传承的增益效应。

5.2 “非遗+2+N”的立体化传承与传播模式的可推广性

研究提出的“非遗+2+N”的立体化传承与传播模式具备跨地域复制的技术基础:其一,借助互联网媒介,可突破物理空间限制,构建非遗数字系统扩大扩宽非遗文化的影响力;其二,通过数字化技术,非遗可被转化为数字资源,用于教育、培训和普及。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非遗,使非遗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其三,智能算法可实现非遗内容的精准推送,较大程度地保存非遗的细节和美感,提高传承的传承和传播的准确性,同时也有利于提升观众的视觉体验。

5.3 田野调查对非遗舞蹈研究的必要性

非遗舞蹈研究必须遵循“在场性”原则:田野调查能够使研究者通过参与式观察获取第一手资料,包括舞蹈的动作、音乐、服饰、道具、仪式情境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等,这是书面资料无法完全准确记录与传达的;非遗舞蹈往往伴随着特定的生活习俗、节庆活动而传承,其发展变化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完成的。唯有实地考察,才能把握住舞蹈的当下状态和演变趋势,为制定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提供依据。

田野调查有助于核实传统文献记载的准确性,确保舞蹈遗产的真实性,并揭示其完整的表现形态和文化脉络,防止因口耳相传和历史变迁导致的信息失真。通过访谈传承人和舞蹈实践者,了解他们对舞蹈的理解、情感体验和技术秘诀,口述史材料对于构建舞蹈的历史叙事和文化解读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 [1] 严轮.共生语境中深圳客家麒麟舞的传承与发展研究[D].深圳大学,2020.
- [2] 王慧婷.“麒麟文化”民俗符号的传承与创新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21.
- [3] 周萍.东莞市清溪镇客家麒麟舞的传承与保护[D].华中师范大学,2012.